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八回 日伪军初尝飞天雷 东方来托付怀孕妇

张大年跳上自行车骑行如飞。正是初夏季节，风清气爽，晚十点就到了鹿邑北门。

张大年进城后到了县政府，对了暗语把情报给了魏凤楼县长。魏县长很激动，握着张大年的手说：“你拯救了鹿邑军民，鹿邑军民永远不会忘记你！你就是王团长说的那个侦察连连长吧。抗日英雄啊！你的战斗事迹我早有耳闻，见了王团长代我向他问好。”

张大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“为了抗日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魏县长过奖了，我回去告诉王团长。”

魏县长让人去找中共县委书记张爱萍，召开紧急会议。

会议开了二十分钟，全体军民纷纷行动，天亮前就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。

飞天雷又称飞天炮，是大型土地雷。鹿邑军民利用土法，采用火硝、木炭、硫磺等制成炮药，每袋五十公斤，细心绑扎牢固，安上导火装置，埋在地下盖上木板。木板上放置大量的拳头大小的石块，上面用干土伪装好，导火装置上系上一根细绳，轻轻一拉就爆炸。别小看这些土地雷，能使一座大楼腾空而起，半径一百米以内不会有活物。

汇河南岸三公里处，一千米的路段上共埋了十二颗飞天雷。按照姜涛、刘洪情报上提供的标记，到时准确拉雷。魏司令员亲自指挥，三百名保安队员隐身在麦田里，只等日军到来。

六点四十分，日军十二辆卡车出现了。轰隆声由远而近。趴在麦田里的抗日战士屏着呼吸，与日军初次交战，心里都有点儿紧张。卡车逐渐进了雷区。头两辆是敢死队的车，后四辆是保安团的车，最后六辆全是日本兵，车后边挂着六门重炮。十二辆卡车全部驶入雷区，魏司令一声令下，后边六辆卡车经过的路段，地雷全部启动。只听一声巨响，如同天崩地裂，日军六辆卡车腾空而起，随着日军尸体落地，又一阵爆炸声。原来，车上装的重炮弹和迫击炮弹同时被抛向空中，落地时触发了引爆装置。保安团、敢死队、一连、二连全部投降了。保安团团长刘武才、敢死队队长杨森被魏司令带走了。

魏县长召开了汇河战斗评模大会，在会上总结了战绩：“今天早晨这一仗，十分钟内歼灭日军二百多人，炸毁重炮六门、迫击炮十八门、日军卡车六辆，缴获六辆。俘获伪军三百名。这是抗日战争以来县级战例首创！这次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。值得表扬的同志有：抗日纵队副队长姜涛同志、抗日纵队侦察连连长刘洪同志。还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，他就是商丘市伪保安团今晨被‘俘’的抗日英雄宋铁柱。现在全民族团结抗战，无论你是干什么的，只要对抗战作了贡献，抗战史上都记着你的光辉一页。我代表鹿邑县国民政府向英雄们致敬！下面请抗日小英雄宋铁柱发言，大家鼓掌欢迎。”

宋铁柱非常激动地说：“我叫宋铁柱，是回家探亲的，刚到商丘就被日本人抓了丁，差点被他们给打死，是刘洪大哥救了我。昨晚他让我替他买三包烟，这三包烟买了个抗日英雄。我以后练好本领，上战场多杀日本鬼子，做一个名符其实的抗日大英雄！”

宋铁柱、姜涛、刘洪都戴上了大红花。

姜涛最后作了战斗总结：“弟兄们，多亏小兄弟宋铁柱冒着生命危险把情报送到交通站，交通站负责人费尽千辛万苦才把情报传过来。日本人一天不走，我们一天不能松懈。只要有我们在，决不让日本人践踏鹿邑县城！我们要抓紧时间练好杀敌本领，时刻保持警惕，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！”

会后，刘洪告诉魏县长：“这个宋铁柱就是原来商会会长柳会农的儿子，回来认祖归宗的。”

魏凤楼说：“今天被俘的商丘伪保安团团长刘武才你知道是谁吗？”

刘洪说：“我不太清楚。”

魏县长说：“你在他手下待了三个月，干啥吃的？”

刘洪说：“人家是团长，我是连长，我的工作是卧底取情报，与我无关的事，打听多了怕惹麻烦。他的来历我确实不知道。”

魏县长说：“他就是柳会农的亲侄子柳怀税，我认识他。开始他不肯承认，经我给他做工作，他才说了实话。”

刘洪问：“柳会农现在在哪里？”

魏县长说：“柳会农现在混大了，比我这个县长大几级呢。”

刘洪问：“他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了？”

魏县长说：“不能及早定论他就是汉奸。咱们的政策是，不是一给日本人干事就定为汉奸，要看他的所作所为。柳怀税跟我说，柳会农现在是商丘市市长，是被日本人挟持上任的，怕丢人，改名换姓叫刘敬皇，从改名字这个意向来看，他没有忘记他是个中国人。”

刘洪说：“我们可以利用他吧。”

“你说说看。”魏凤楼正有此意，但他想听听刘洪的想法。

刘洪说：“你看这样行吗？我准备让宋铁柱当我的助手，我看这孩子有这方面的潜质，先让他与柳怀税相认了，再让柳怀税牵线让他父子相认，到那时，儿子取他父亲的情报，不就等于从筐子里拿馍吗？”

魏凤楼笑了笑说：“这个事你协调着办吧。敢死队队长杨森顽固不化，应该如何处理？”刘洪说：“先把他关起来，以后再说。”第二天，杨森畏罪自杀了。

通过魏县长做工作，柳怀税把他与柳会农在商丘遇到的事全说了出来。魏县长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地下党，没有按俘虏对待柳怀税，给了他人身自由，由他自己选择自己的路。柳怀税愿意参加抗日纵队，就留下来了。

傍晚，刘洪找到了柳怀税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刘团长，我在你部下当了三个月的连长，今晚回到家，我请长官吃顿饭。”

柳怀税说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，我已经不姓刘了，我仍叫柳怀税，团长从今天早晨就干到头了，以后我该叫你长官啦。”

刘洪说：“说点儿正经事，今晚我真请你吃饭，我有一个朋友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务必参加。”

柳怀税说：“随叫随到，听长官吩咐。”

刘洪叫着柳怀税，领着宋铁柱到了一家饭店。刘洪说：“铁柱弟，这个就是咱们在商丘保安团的刘团长，你不认识了？”

宋铁柱看了看，赶忙上前端起酒杯说：“刘团长，真是失敬！长官可不要怪罪，我先敬你一杯。”一席话弄得柳怀税很尴尬。

柳怀税说：“好啦好啦，别再拿我开心了，我不是被日本人挟持干了几个月的伪团长嘛，我可没有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，今

天来打鹿邑，那是被逼的，别人说我被俘了，实际上我是回老家了，哈哈！我告诉你，兄弟，我不姓刘，我姓柳，是柳河集的，在商丘披身狼皮，怕玷污祖宗，才改姓刘。”

宋铁柱一听，原来刘团长姓柳，是柳河集的，慌忙跪下了。

柳怀税赶忙上前把宋铁柱拉起来说：“兄弟，你这是为何呀，有话起来说。”

宋铁柱说：“从我生下来还没有见过家里人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柳怀税问：“你家是哪里的呀？”

宋铁柱说：“我也是柳河集的，我也姓柳。”

柳怀税说：“那你为何叫宋铁柱？”

宋铁柱说：“我后爹姓宋，随后爹的姓。”

柳怀税问：“你是柳河集的，你亲爹叫啥你知道吗？”

宋铁柱说：“我妈临终时告诉我亲爹叫柳会农。”

柳怀税一听，惊呆了。这才细细打量眼前这位兄弟，眉、眼、鼻、口，真像二叔柳会农，除了没有麻子，要是脸上再有麻子，那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

柳怀税说：“你后爹叫宋来洋是吧？”

宋铁柱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柳怀税说：“我何止认识他，就是那个龟孙儿子害了你们全家！”

宋铁柱问：“你认识我爹吗？他在哪里？”

柳怀税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上前抱着宋铁柱说：“我就是你的表哥柳怀税呀！”兄弟俩抱着大哭。

刘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。两个人找了个旅社住进去互诉通宵。

宋铁柱知道了父亲是商丘市市长刘敬皇，是被日军挟持当了汉奸的。

柳怀税安慰宋铁柱说：“人生坎坷，家境不幸，但苍天有眼，二叔还有你这一条根，若他知道，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宋铁柱知道了父亲自母亲离开后，二十年未娶，仍孤身一人，对父亲十分敬佩和怜惜。虽然当了汉奸，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一定要把父亲从狼窝里救出来。问柳怀税：“怀税哥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父亲？”

柳怀税说：“见二叔不难，明天与刘洪好好琢磨琢磨，我看那小子有招。商丘是沦陷区，日本人今天在鹿邑吃了大亏，防范该严了，小心才能无大碍，你我都是保安队的，况且我还是个团长。日本人死光了，保安团却连一个带伤的都没有，日本人见到我非杀我不可。说实话，我还怕连累了二叔。”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兄弟两个找到了刘洪。刘洪知道宋铁柱见父心切，说：“怀税兄，商丘你暂时不能去，宪兵队、警察局认识你的人太多。你把你二叔的住处和电话号码提供出来，我想办法让他们父子见面。”

井勇一郎专等攻打鹿邑的胜利消息，得到的却是皇军全军覆没，无一生还，伪军全部被俘。只好电请冈村宁次给自己处分。

冈村宁次复电：“袭鹿惨败，血的教训。豫东乃中原重地，历代兵家必争，不可有放弃之念想。命洪百金带领徐州全体保安队支援，言川大佐司令官由徐驻商，望你配合。”

言川大佐奉命到商丘，带了一个中队，加上一个炮兵连，共六百多日军。中队长叫田中，副中队长叫小野；下分四个小队，一小队队长叫山犬，二小队队长叫路边，三小队队长叫鸠井，四小队队长叫小泉。这些日本大小军官都是日本特训班培养出来的精英，

能打善战，又精通跆拳道，心狠手辣。

徐州保安团团长洪百金，副团长章过刀，把八百名保安队员带进了商丘。保安团分三个营，一营长吕胜，二营长夏超，三营长郝成。原来留下守城的第三连改编为机枪连，连长仍是杜礼怀。

驻商丘市日军达到一千多人，保安团将近一千人，宪兵队一百多人，言川大佐领兵三天占领了虞城、永城、夏邑三个县，向冈村宁次总长通电报捷。

自从言川大佐驻扎商丘后，井勇一郎轻松多了，一切都由言川司令官指挥安排。这天闲来无事，带着惠子小姐去了市政府。

刘敬皇说：“井勇兄军务繁忙，日理万机，今日登门必有要事，请开尊口。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刘老弟不必客气，无论怎么说，咱们都是十八年的老朋友，不是这场战争，我早按贵国风俗与弟结拜生死之交。我很羡慕桃园三结义，以前对弟的所作所为都是战争的需要，望弟千万不要介意。”

刘敬皇想：井勇一郎又想给我耍什么花招，害得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。但口里却说：“多亏仁兄抬举。与兄相识真是三生有幸，要不，商丘市市长的宝座哪能轮到我呀！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咱兄弟俩在一起，不要谈那么多政治。为兄有个私事想拜托贤弟，看在多年友谊的分上，望弟不要推辞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小弟不敢。”

井勇一郎认真地说：“我想把惠子送给你为妻。弟今年已将近四十，还单身一人，生活起居多有不便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惠子小姐已怀身孕，不瞒贤弟你，是为兄我的骨肉，我想把他生下来抚养成人，但军法不容。望弟成全。”

刘敬皇感到意外，觉得太荒唐了。推辞说：“仁兄啊，小弟啥事都能替你办，这个事弟确实办不了。这样吧，你让惠子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为你抚养就是。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等不到惠子小姐把孩子生下来，事情就会暴露，惠子小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经常出入作战处，一旦暴露，我受查办不足惜，肚里孩子性命难保。这是我与惠子相爱的结晶，让你替我承担家庭义务，为兄感激不尽。”

刘敬皇抬头看看惠子小姐说：“惠子小姐的意向如何？”

惠子小姐笑了笑说：“这是井勇一郎与我商量好的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愿为郎君付出，希望刘兄以后能善待孩子，做女人的也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刘敬皇说：“我办公室里突然多了个女人，对旁人如何解释？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这个好说，你就说我送你的秘书，其他人会认为是我派人来监视你的，过一段时间举行个婚礼，名正言顺成了你的妻子，谁也没有话讲。”

用过午饭，井勇一郎要回去了，惠子小姐抓住他的手，有留恋不舍之意：“郎君，我想你了怎么办？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以后你就是刘市长的人了，你听他的安排就是，他不会限制你自由。”

井勇一郎回过头来嘱咐刘敬皇说：“惠子从此就是你的人了，你要善待她。咱俩的友情要恢复到过去，我还是过去的东方来，你还是我弟柳会农。”说罢坐车回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